

清 梁恭辰 著
北東園筆錄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序

勸戒近錄一書大半皆舊所見聞而同人錄寄者尚少本擬俟卷帙稍夥始行彙刊家大人謂必先有成書而同人之助我採訪者始至書成後分送遠近均以為足資勸懲不數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時閱十月復得數十事益以同人所錄寄者又可編次成書乃仍前錄分為六卷即以勸戒續錄名之昔宋洪邁成容齋隨筆後有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張端義貴耳集有二集三集沈括夢溪筆談有補筆談續筆談周密癸辛雜識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明楊慎丹鉛餘錄外有續錄摘錄總錄古人編纂與時俱積原不必一蹴而成此後如續有聞見及師友衰益而來者仍當以次增錄將以新人之耳目即期以益人之身心豈炫奇示博已哉道光甲辰九秋敬叔氏識於南浦新居之北東園

北東園筆錄續編目錄

第一卷

金文簡公

梁文定公

仁和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

戴簡恪公

史總憲

阮閣老

連平顏氏

潘氏陰德

茹氏陰德

湯氏陰德

梁督部

吳中丞

大魁出孝子家

行功過格

黃右原述

謝淑石觀察

汪竺君比部

楊氏陰德

胡尚書

栗恭勤公

第二卷

館陶令

陳曼生

蔡太守

良吏有後

俠客

李封翁

借銀代價

持金剛經

持大士齋

持大悲呪

溺鬼自拔

盛封翁

幸災樂禍

放雀獲報

黑額人

紉袴子弟

雷擊洋商

實心教學

蛇冤

負妻果報

趙太守

故祖首逆

仙畫

第三卷

江南舉子

梁國平

張氏子

犯淫

張南珍

實誅

試卷燬名

微行摘印

雷異

任幼植先生

顧郎中

述警

慢客招尤

周次立

請旌良法

江鐵君述四事

烈婦釋冤

牛戒

程大令

第四卷

冥判

某太守

冒籍冤獄

蘇幕

孔生

三總督

匿情枉法

黔縣二案

海南一句數事

强暴稽誅

冥游確記

慈生編

某方伯

第五卷

庸師折祿

金銀氣

白髮婦

傳奇削祿

狀師

閨中怨鬼

索債子

附魂訓子

鬼穿下棺時衣

雷擊先插小旂

鬼畏節婦

鬼畏孝婦

鬼報德

郁翁報怨

雷殛三事

土地祠

京城尉

屠太守感夢錄

毛封翁

佛姆化道

賈牛放生

李副榜

王總戎

王縣令

徐氏陰德

窩犯

不作鎗替

第六卷

貧士收棄女

溺女棄嬰惡報

陳宗洛

章開元

萊蕪令

馬翁

地師得夢

匿銀喪命

侮師

湖州鈕氏

肅賓令

彭孝廉

閻作梁

黃琴農述三事

蔡遇龍

楊光祿述三事

閔鶴亭父子

洪山橋

訟師惡報

蜜浸

丁封翁

廖觀察述二事

林州牧

何副榜

纂書獲報

江右劉氏陰德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五

福州梁恭辰撰述

孟瓶菴先生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實足為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

姓然

公掌教龍峰

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醢護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燕宰厨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為之減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曰未曉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文輒不待曉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大笑眾官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尚健在甫報政還朝即乞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為戒云道光年間有修輯福建通志之舉所有書中體例局中經費悉歸陳恭甫編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學二門蓋沿宋史之例同人擬仍其舊編修謂儒林可以包道學不

必復立道學之名。毅然刪之時。家大人請假里居。語同人曰。道學莫盛於宋。亦莫盛於閩。此在他史可無。而在宋史則應有。在他志可無。而在閩志則應有。不可刪也。衆皆然之。編修曰。然則本朝何人可稱道學家。大人曰。如瓶菴先生者。優入之矣。衆翕然無異詞。編修不能奪也。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觀國。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老不衰。督滇學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館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面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為校士清勤。半為官厨冷淡。不愧為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為巨公婿。挾權要人。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闔屬翕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十。旬大省卷帙繁多。而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留一幼僮在身後。揮扇風。扇忽滅。燈飭僮取火。宮詹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頃。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

卷飛塵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偏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為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外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游出為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為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尚指不勝屈。吾郡簪纓之盛。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為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則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為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為祝。不受。公以已署雙款為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即日携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為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為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即罄盡。則等之自鄒無譏矣。

陳尚書

陳望坡尚書若霖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滋。生其間者。每

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為傑出數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

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

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遑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為

君以皋陶為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甯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

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勘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為部臣所指駁奏入

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

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掌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為務

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為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鉅紳有

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

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為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

元三子景曾以拔貢作令山西孫承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

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之春尚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輟

業為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遙舟至洪山橋必小

泊即省城之碼頭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為公遞家信云昨學輟

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漢不為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挽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徂揚帆去公不得已快快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為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坤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日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政文回旋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尚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尚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喋無以對碰頭出卽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貿貿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則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通知之但答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為據尚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驟然曰是不難覆

奏矣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爺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望坡尚書亦常勸人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註入禮闈時夢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就。及謄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中惜字乃其封翁勸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望坡尚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襯歸閩。瀕行帶一副沙木壽板為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為我預備。且問汝直以我為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則又何難得一美棺乎。因舉一故事論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沿及廂房。急入扛取其棺。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尚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霽峯刺史

輝春

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屬某姓爭墳地地故曾

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棺改葬焉曾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之書香愈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扁旌其閭而孫兆鰲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為人所欺而但求為天所佑耳又聞曾氏自刺史之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抑亦好生之報歟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為廖家之表姪女故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冊蓋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污穢

不堪着手者亦必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恒及時遣嫁凡俗所為試粧回門之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尚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莖己巳榜眼現官尚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莖字鉅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許氏陰德

侯官許蔭坪進士

德樹

自述其先代本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孺人湖北巡撫魚門先

生

任端

女也巡撫罷官留修湖北省垣孺人捐田產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

費巡撫因得歸遂携子女從父居侯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

州守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

寄贖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

崇楷

乾隆己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繼之

善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嬗有循聲陸豐君尤濶達好施與其

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悉收為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為婢。公復攜歸。代為撫養。婚嫁婿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冠歲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大人與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官志齋徵君

侯官官志齋徵君。崇業鹽災。世以忠厚稱。後負官常。志齋代其父繫官者數月。復竭貲產以授代者。家遂破。志齋既貧甚。而善事其親。從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閩試。從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極古淡。嘗議紛起。文正公復命。上索閱墨觀之。語公曰。前數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是嘗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為貽書閩中當事。代謀館穀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定。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吾同學友某。倘奪彼與我。實不願為。當事復改籌某邑。志齋曰。適聞求薦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非果就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汪中丞稔志齋賢。諸寅緣少年皆被駁。而獨舉志齋以應。士論翕然。志齋